

即将出境的导弹图



即将出境的导弹图

武警云南省边防局编



责任编辑：肖荣

封面设计：项群

即将出境的导弹图

武警云南省边防局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国防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75 字数：182,000

1987年7月第一版 1987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

I S B N 7—222—00044—5 / I · 7

统一书号：10116·1094 定价：1.35元

序

彭荆风

云南边境线长，又多山多水。哀牢山、无量山、高黎贡山、玉龙雪山、白马雪山……是那么险峻；怒江、红河、澜沧江、金沙江……是那么湍急。攀登这些山岭，跨越这些江河又是多么艰难。可是，我们的边防武警同志却是终年辛勤地守卫在这些山高水险处和交通要道上。可以说，再偏僻，再遥远处都有我们边防武警的足迹，没有他们，边境的安宁和繁荣都将是一句空话。

他们在自己岗位上默默地度过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疲困地打发过一个又一个紧张、繁忙的夜与昼，但，他们的工作、战斗、生活却鲜为人所知！

这正如本书中《风雪交响曲》的作者所说：“与那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相比，风雪丫口战士的事迹也许算不了什么。他们做的每一件事，象常年累月静静地卧在马路上的石头那样，既无珍珠玛瑙那富贵华丽的外表，也无翡翠碧玉那斑斓璀璨的光华，实在太平凡了。然而，透过这平凡的事，我们可以听到一群热血青年爱党、爱人民、爱祖国的交响乐曲……”

这是他们可敬的自谦，也是他们的真实感情。正因为如此，我也就觉得更应该了解他们，宣扬他们！

老山、者阴山的炮声当然惊人。不少人被炮声所吸引，

把崇敬的目光倾向阵地，那是合乎情理的。但，我们也不要忘了，伟大出于平凡，如果我们也能仔细地了解边防武警那貌似平凡的生活和感情，就会感觉到，他们尽管朴实无华，却是那么坚韧、刚强。山的厚实，水的辽阔，都在他们的工作和性格中体现了出来。

听了这些来自风雪丫口、西双版纳、景颇山区、边城重镇畹町……的报告文学后，我的心也被强烈地吸引住了，更感到国家、社会是一个整体，缺了哪一个环节，运转都会失去平衡，何况守卫边防还是一个重要环节。我们当然应该大写特写他们！

这本报告文学集的作者多是在各个单位搞具体工作的，尽管有的文字还粗疏，用文学表达事物的能力还不尽如人意，但，他们的感情是真挚的，对一些情节的描写也颇为生动，这是很可贵的！

了解，才能产生爱！

我相信，读完了这本报告文学集，一定能加深我们对边防武警的理解并产生诚挚的爱！

1987年1月5日昆明

目 录

序 (彭荆风)	(I)
爱的延伸 (万静华)	(1)
风雪交响曲 (李 卫)	(19)
即将出境的导弹图 (刘新春、何发昌)	(45)
真挚的爱 (刘新春)	(73)
沼泽里飞出的头雁 (张治民)	(86)
槟榔江畔的吉祥鸟 (杨佳富)	(101)
国门女将 (林木)	(114)
坑道里有一群顽强的生命 (杨佳富)	(126)
摘去鸾铃的马帮 (野仁)	(139)
边卡猎手 (杨祖甲)	(154)
高黎贡山深处 (杨祖甲)	(166)
人生贵相知 (菡芳)	(185)
与“恶鬼”决斗的勇士们 (刘新春)	(200)
豆蔻情 (荷柳、明刚)	(211)
佤山赤子 (杨会奇、远科)	(221)
边防站里的女兵 (菡芳)	(229)
“叶帅”签发的护照 (何发昌)	(241)
识“狐” (李 生)	(256)
啊，战友 (李荣福)	(263)
后记	(273)

爱的延伸

万静华

德国伟大的音乐大师贝多芬在他耳聋之后，在不幸中痛苦，又在痛苦中奋发，创作了不朽的《命运交响曲》，既激励自己，也号召别人要向不幸的命运抗争。于是，他又在气势磅礴的传世名著《英雄交响曲》里用悲壮的音符塑造了这样一位英雄——他在浴血奋战中倒下了，但是很快又爬起来，继续为理想而战斗了。

那么，是什么能够产生这样巨大的力量呢？这就是人类社会歌颂了几千年的古老主题——爱！

今天，在我们的可爱的共和国的大地上，不也到处演奏着爱的交响曲吗？爱，可以使人毫不犹豫地去流血牺牲；爱，可以使人从绝望的苦海中解脱；爱，是人类灵魂的心脏；爱，是人生之路的灯塔。

——作者题记

朋友，如果您具有健全的双腿，还要说人生之路狭窄的话，如果您不幸失去了双腿，对人生之路已经厌倦了的话。

那么，就请您认识一位在战火中失去了双腿的年轻边防武警战士吧！

1986年盛夏，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的中爪哇省梭罗市，第四届远东及太平洋地区伤残人运动会在这里举行。游泳大厅的冠军领奖台上，武云虎攀上去了六次——四块金牌，两块银牌，成为本届运动会获奖最多的运动员之一。这一年，是武云虎走过的人生道路上最为辉煌的一年。在此之前的同年四月，他就在北京举行的组建中国队的选拔赛中，打破过一项世界纪录。因此，他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外记者跟踪的重点目标，自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头号新闻人物。照像机的闪光灯在他面前闪个不停，摄影师的镜头从各个角度抓拍他的丰采。赞扬声、惊呼声、掌声此起彼伏。面对这一切，武云虎心里卷起了幸福甜蜜的潮水。然而，遗憾的浪花也在猛烈地翻腾着——哎！只得了六块，这太少了，假如我再咬咬牙，我再……为什么我不把自己创造的世界纪录破了它呢？

其实，在此之前，武云虎就遗憾过。那是在一九八四年五月和六月的昆明市和云南省首届伤残人运动会上，他想一鸣惊人，共报了八个比赛项目，然而，大会组委会出于对运动员身体的爱护，每人限报三项，他都参加了，两次运动会，他得了六块奖牌，全是金牌。其中，推铅球两块，游泳四块。一百米仰泳、蝶泳、蛙泳、自由泳的成绩，都超过了第三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伤残人运动会的纪录。还是同年十月，他在安徽合肥举行的全国首届伤残人运动会上，四次走上了领奖台的最高那一层。

不过，遗憾归遗憾。短短的三年，就获得了十六块金

牌，确实值得高兴，确实值得庆贺，确实了不起！

武云虎清楚地记得，这些奖牌是自己拚搏来的，然而，他更清楚地记得，这些奖牌，凝聚着多少人爱的心血啊！追忆自己的过去，生活里有过很多很多的金色，但又不都是金色。此刻，自己金色的理想翅膀扶摇升腾固然使他陶醉，然而，更使他难忘的是自己的理想翅膀被不幸的命运之箭射中的时候。

二

1979年6月19日凌晨，在中越边境的云南马关县和越南黄树皮县交界的我方一侧的一座高地上，刚戴上武警帽徽才半载，年仅十八岁的武云虎在执行作战任务中，不幸负伤了。昏迷……高烧……血压测不到……脉搏摸不清，接着又发生了更为可怕的气性坏疽。为了保住他的生命，前线医疗所的医务人员只得在帐篷里给他做了双腿高位截肢术。半个月后，当他在昆明军区总医院里第一次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床边正坐着自己的直接首长，武警保良街边防站站长张柏魁，他已经守候四天三夜了。

“站长，我的伤好以后，部队还要我吗？……如果您不答应，我爬也要爬回去……。”这是武云虎醒来的第一句话。

泪水顿时涌上了“白衣天使”的眼眶，涌上了同病室的伤员的眼眶，涌上了在场所有人的眼眶。

“要！要！要！”这样的战士怎能不要。张站长哽咽着讲起了武云虎的往事——

“小伙子，现在已经超过报名期限，政审和体检也搞完了，更重要的是名额已满。明年再来吧！”云南楚雄县征兵办公室的一位同志拍着武云虎的肩膀说。这是1978年初冬的一天。

武云虎急了：“今年我刚高中毕业，我把招工单位给退了，就是特地来参军的。我身体好，还是州少体校足球队的主力。”武云虎拍了拍胸脯：“收下我吧，如果不答应，我就不走了。”

“再说，你是独子，属于照顾对象啊……。”招兵办的同志话未说完，就被武云虎的母亲段文秀打断了：“我虽然只有这一个儿子，但是现在国家有难，我舍得。你们看，这几天楚雄街上到处都是被越南赶回来的华侨，我们中国人忍不下这口气啊！”

这一老一少的話，象一颗石子投进了旁边接兵部队的一位负责同志的心田。他走到武云虎面前端详了好一会才说：“你可以作为特殊情况处理，但是，丑话可先说在前边，我们驻守的那个地方可苦啦，当地有一句民谣说，‘老鹰飞过要掉眼泪，猴子过路要拄拐杖。’你真的不怕苦吗？”

“不怕！”

“我们那里可是中越边境，越南人每天都在向我们打炮，经常都在死人，你真不怕死吗？”

“怕？怕我就不来了！”

“好！我同意破格录取，你马上跟我去检查身体。”

武云虎到部队边防站仅仅三个月，他就取得了机枪射击第一，步枪立、跪、卧射击优秀的成績，还获得投弹能手和擒拿格斗能手的称号。

几天之后，当武云虎完全清醒时，张站长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放在自己的床头，握着他的手说：“这是全站同志的心意，大家都希望你成为第二个保尔·柯察金，成为第二个吴运铎。”他明白了，这个地球上已经再也见不到自己四十三码的脚印了。

路啊，你在哪里？理想完了！一切都完了！别了，心爱的练兵场，别了，朝夕相处的机枪。别了……。岂止是这些，他想彻底的别了。绝望的魔影溜进了他的心房，光明之火在心中熄灭了，理想之花在心中凋谢了。他在盘算着如何离开人间，拒绝治疗，跳楼，触电，吃安眠药，绝食……一个个念头在他脑海里闪过。

当他第一次能够坐上小推车让护士推出病房到花园里去接受阳光抚爱的时候，已经是1980年的春节了。一天，他让护士买来了鞭炮和烟酒，一边点燃一颗颗鞭炮，一边大口大口地吸着烟，一边猛灌着烈酒，一边在心里默默地复诵着诀别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妹妹：

我去了，我不得不去了。二老好不容易把我培养到这么大，从牙牙学语到跨进校门，又从戴上红领巾到佩上团徽，直到当了兵。现在，我却成了一个啥事也干不成的废物了。此刻，我的心就象刀扎似的难受。本来，应该是儿来服侍二老，可是，现在却颠倒了过来，而且要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颠倒下去。爸爸连喘气都困难，受着高血压、冠心病、痛风病、肺气肿的折磨，可还一瘸一拐地为我买营养品，倒屎倒尿。妈妈有贫血病，她的腰更弯了，眼睛比以前更小了。妹妹耽误了自己的学习，表姐和表弟放弃了

自己的奖金，为我忙这忙那。我看得出来，你们还象过去那样爱着我，不！比过去更爱了。可是，这些我实在不忍心看下去。想到今后漫长的岁月就要在监狱般的床上度过，这样的命运太可怕了。遗憾的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我当初为什么不在战场上干干净净地去死。就象岩龙、李成文……我还深深记得1979年的3月5日进入阵地的那天，我也给你们写过一封诀别信——假如儿牺牲了，你们不要难过。你们不会白白地哺育我一场的，决不会给你们丢脸。……边境人民被越南小霸害得太苦了，我亲眼看见越南兵埋设的地雷炸死了牧童，亲眼看见孕妇离开被越南兵炸坏的家園，躲在阴冷潮湿的山洞里生小孩。儿今天上了战场，就是要为同胞们报仇的。儿一定象当年的爸爸一样，争取立功，立大功，立特等功。

后来，妈妈说，她收到这封信时，和她一个办公室的刘阿姨都哭了。刘阿姨还说，这孩子刚强倔犟，打起仗来，一定是个功臣。

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这些誓言都没有成为现实。摆在我面前的路只有默默地，毫无光彩地离开这个世界。你们深深地爱着我，我也深深地爱着你们，正因为如此，我决定不让你们把这个沉重的包袱继续背下去了。”

就在武云虎准备和死神拥抱的时候，他的生活闯进了杨胜壁这样一个人。杨胜壁，是某部的副指导员，1979年2月负伤，和武云虎一样，也是双腿高位截肢，只不过没住一个病房而已。

“小武，说句实话，双腿没有了，我也产生过绝望的念头，但是我又想，走上绝望之路，固然可以得到某种意义上

的解脱，但也同时带来某种意义的痛苦和损失，而且是无法弥补和难以挽回的。毫无疑问，当你认为自己已经永远摆脱了肉体 and 心灵痛苦的时候，却又给亲朋好友留下了痛苦。这难道不是一种自私的表现吗？这难道就是给深深爱着你的人的回报吗？你也知道，我的老婆看我的双腿没有了，整天闹离婚，说她连自己都服侍不了，哪还有闲心来管我。原想找一个靠山，谁知却靠不住，你不是共产党员吗？那就为别人的幸福和前途着想，趁早分手吧！她拿了我的工资，就上街去大吃大喝，连我的衣服都不洗，还是护士帮的忙。听着她这些刻毒的话，看见她做这些绝情的事，我本来就受伤的心更加痛苦了。你知道，在这种时候，最需要温暖，最需要爱……我真羡慕你啊，你有一个好爸爸，一个好妈妈，一个好家庭。哎，失去被自己所爱的人的爱，还有比这更痛苦的吗？为了这，我不知流过多少次眼泪。

“但是，我又想，失去一个人的爱，并不等于失去其他人的爱，残废了，并不等于就是社会的包袱，不能在这方面为社会创造价值，那就另开辟一个新的造福领地。平心而论，我们失去双腿，人生和理想之路比起以前是要狭窄多了，艰难多了，但我们还有手，还有眼睛，还有可以思维的大脑。你看隔壁病房的那位十六岁的小安徽，腰部被炮弹片贯通伤，脊椎神经也被打断了。瘫痪在床一年多，而且他也知道自己的一生只能在床上度过，可他仍然每天谈笑风生，有时还唱歌哩！

“我在想，我们这些伤员最好的出路就是正视现实，而不能消极地逃避。不但要活下去，还要活得有价值。没有腿，不能没有事业，不能没有追求。一个强者，既要爱别

人，也要爱自己。”

杨胜壁不愧是出色的“灵魂工程师”，他摸准了武云虎的脉搏，他敲中了武云虎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渐渐地，遮住武云虎心中太阳的乌云被吹散了。他为自己的荒唐打算而羞愧。难道党和人民，父母和战友，白衣战士努力的心血就是为了培育一朵令人失望的死亡之花吗？爱的雨露终于浇灭了他心中的绝望之火。终于，他把诀别信撕碎了。看着随着大观河渐渐飘去的一片片“死亡信息”，他心中象卸下了一块沉重的巨石。

爱，使他战胜了死神。

三

“小武，您要求尽快安假肢，这很好。不过，因为您的双腿截肢技术是在前线医院做，当时条件不好，情况又紧急，留下了比较复杂的后遗症。所以，在安假肢之前，还要做几次较大的矫正手术。而且每次手术后都要换药几十次。伤口面积很大，这样，每次换药必须清除一些腐肉，还要触动上百根神经。每次伤口愈合后，再进行下次手术。除了手术时，我们会加点麻醉剂以外，换药就不再用了，甚至连止痛药也可能不用。因此，你要有思想准备。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从长远考虑的。因为麻醉剂和止痛药对神经系统和消化道有严重损害。虽然现在暂时疼一点，但对你将来是有好处的。”医生关切而又毫不保留地把这令人恐惧的过程通盘端了出来。这完全是出于对武云虎的深刻了解。

每次手术，武云虎都觉得五脏六腑象在剧烈地翻腾；每

次换药，他都要疼得昏过去好几次。

每次醒来，他就咬紧牙关，拼命让自己想其它事情。脸憋得通红——想什么呢？他想起了上小学的时候，自己从一棵树上摔下来，把一只胳膊给跌断了。回到家，他居然一声不吭。晚上连睡觉都没敢脱衣服。直到两天后，天下雨，妈妈段文秀为儿子加衣服时才发现。不过，那时，他没告诉父母，是怕挨骂。不管怎样，不也硬挺过来了吗！眼泪模糊了视线——想什么？他又想起练擒拿格斗，班长只要求在草地上练，他却选择了坚硬的水泥地，每天摔得腰酸背疼，全身青紫，鲜血直流。向后倒是难度较高的一个项目，但仅半个月，他就能让对手面对面地使劲推，自己猛向后倒了。牙齿把嘴唇和舌头咬破了，鲜血染红了床单……。

“虎儿……你就哭出声来吧，要不，你就哼一声，哪怕是轻轻的……。”母亲泣不成声地说。

要哭，也只能在心里哭，要哼也只能在心里哼。我一出声，父母不就更痛苦了吗！父亲常说，他一犯病，躺在床上，连天花板都是转的。妈妈患有贫血病。可自己受伤以后，他们在我面前，不都装得若无其事吗。

啊，把欢乐送给亲人，把痛苦留给自己。这包含着多么深沉而高尚的爱！

痛苦，岂止是手术和换药！用假肢走路同样也是艰难的一关。穿上假肢，五十五公斤的体重压上去，刚刚愈合的创面又被磨破了，肿了还练，消了，更练。一层层的老茧终于盖满了整个创面。

爱，又使他重新站立在坚实的大地上了。

四

1980年冬，在上海调整假肢的武云虎意外地接到了从山西汾水河畔的沁源县写来的一封信，

武云虎同志：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一定会感到奇怪吧。我叫张润兰，今年十九岁，去年高中毕业后当了教师。今年五月，我无意中听到你的二叔武士魁介绍你的情况后，我失眠了。我想得很多。我深深地憎恶那些抛弃了在自卫还击战中负伤的丈夫和恋人的势利姑娘。不知怎么搞的，我心里升腾起了这样一个愿望，做一个残废军人的妻子。

我想象得出，你现在的的生活一定非常艰难。因此，我巴不得能马上就飞到您的身边。您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难道祖国和人民会把您置于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吗？不！正是您，更应获得比别人多的幸福和爱情。

当然，我作出这个决定，很多人感到不可理解。有的说我太憨了，这么俊俏的姑娘，又有文化，还有那么多的人来追求，有干部、工人、知识分子。一个来自西安的干部曾说，只要我和他结婚，就把我调到他那里去。有的说我是拿自己的终身大事开玩笑，自找苦吃。有的还说我是不是得了神经病。开始，就连我家里也反对。可我说：“爸爸，你是共产党员，又是国家干部，女儿是共青团员，你不能拖后腿呀！……”全家人都被我说服了，也被我说哭了。

总之，说这些，是想让您知道，我决非一时冲动，而是

经过深思熟虑，对一切困难都作好思想准备的。附近照一张，盼回音。

张润兰

1980年12月

1982年，当国庆的礼炮在祖国大地上隆隆轰鸣的时候，这对太行山的同龄儿女终于在春城穿上了新婚的礼服。

之后，张润兰挑起了七口之家繁杂的家务重担。丈夫生了病，她就背到医院大楼。自己生病了，她却瞒着家里人悄悄到医院去打针拿药。

“润兰，当初我不该和你结婚，让你受这么多的苦。”武云虎流着心疼的眼泪，望着妻子消瘦的面容负疚地说。

武云虎不愧为最可爱的人。把纯真宝贵的爱情献给最可爱的人，不也是最可爱的人吗！

每当武云虎获得金牌时，总会说：“润兰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假如爱情也有比赛的话，我一定要给她一枚金牌。”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邓朴方1986年7月到武云虎家作客时，羡慕地说：“小武，你好福气啊，娶了这样一个聪明，漂亮，贤慧的好媳妇。我四十二岁了，还没有人爱过我哩！就让你的女儿武磊当我的干女儿，让我也尝尝当爸爸的滋味吧！”

五

1984年仲春，这是樱花盛开的时节。武云虎摇着手推车来到了昆明翠湖游泳馆。这几天，昆明市第一届伤残人运动